

世界经典儿童小说·故事珍藏文库

金 银 岛

TREASURE ISLAND



□ 新 世 纪 出 版 社 □

金 银 岛

【英】史蒂文生/著

徐 瑛 译



□ 新世纪出版社 □

责任编辑:符绩才

封面绘画:刘正黔

装帧设计:宋建华

责任技编:王建慧

金 银 岛

[英]R·L·史蒂文生 著

徐 瑛 译

*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128千字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SBN7-5405-1693-3/I·193

定价:10.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老海盗	(1)
第一节 “斑豹队长”小旅店里的老海盗	(1)
第二节 黑狗的出现和消失	(9)
第三节 黑 筒	(17)
第四节 箱 子	(24)
第五节 瞎子的结局	(32)
第六节 船长的文件	(39)
第二章 海上厨师	(47)
第七节 我去布里斯托尔	(47)
第八节 在以望远镜为招牌的酒店里	(55)
第九节 火药和武器	(62)
第十节 航 行	(70)
第十一节 我在苹果桶里听到些什么	78)
第十二节 战备会议	(87)

第三章 我在岸上的冒险-----	(95)
第十三节 我是怎样开始岸上冒险的·····	(95)
第十四节 第一炮·····	(102)
第十五节 岛上人·····	(109)
第四章 木 寨-----	(119)
第十六节 医生的回忆：弃船 ·····	(119)
第十七节 医生的追述：小筏子最后一次 航程·····	(125)
第十八节 医生的追述：第一天战斗的 结局·····	(131)
第十九节 吉姆·霍金斯重新开始叙述： 栅栏里的要塞·····	(138)
第二十节 希尔唯的出使·····	(145)
第二十一节 攻 击·····	(153)
第五章 我在海上的冒险-----	(161)
第二十二节 我怎样开始在海上的冒险·····	(161)
第二十三节 退 潮·····	(168)
第二十四节 皮筏的漂流·····	(174)
第二十五节 我降下了海盗旗·····	(181)
第二十六节 以瑟烈·汉兹 ·····	(188)
第二十七节 “八里耳银元”·····	(198)
第六章 希尔唯船长-----	(207)

第二十八节	在敌营里.....	(207)
第二十九节	又一份黑简.....	(218)
第三十节	假 释.....	(227)
第三十一节	寻宝——福林特的方向标.....	(236)
第三十二节	寻宝——林中歌声.....	(246)
第三十三节	一个头儿的倒台.....	(254)
第三十四节	结局.....	(262)

第一章 老 海 盗

第一节 “斑豹队长”小旅店里的老海盗

乡绅特里洛尼先生、利维西医生以及其他所有的先生们都要求我将有关金银岛的全部细节从头到尾详细地写出来，只保留该岛的地理位置不写，因为那里还有许多宝藏有待运走。于是我于一七……年提笔写这个故事。时间得追溯到我父亲还开着一间名叫“斑豹队长”的小客栈的时候。那个脸颊上有一道刀伤、栗色皮肤的水手就是那时住进我家客栈的。

那时，他拖着沉重的步子来到客栈门口，身后跟着一辆载着航海用大箱子的手推车。他身材高大，肌肉发达，栗色的皮肤，一条被油污弄脏了的辫子耷拉在满

是尘土的蓝外套上；双手粗糙，黑黑的指甲还裂了口子，一道刀疤横贯整个面颊，在栗色的皮肤上留下一道污浊的铅灰色印记。这情形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清晰。我还记得他一边吹口哨，一边环顾海湾，接着又突兀地唱起了那首老掉牙的水手歌曲，这歌子他后来常常唱：

十五个家伙爬上了死人的胸口，
哟嗬哟，一瓶朗姆酒！

那尖细颤抖的嗓音，就像绞盘把手拧断时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音一样。接着，他用一根手杖似的棍子敲打着门，待我父亲迎出去，便粗声大气地要了一杯朗姆酒。酒一送来，他便开始慢慢地嘬，像行家那样品着酒的味道，一边还四下打量着海边的悬崖峭壁和客栈上方的招牌。

“这海湾位置不错，”他终于开口说道，“小酒店也讨人喜欢。客人多吗，伙计？”

父亲回答说可惜的就是客人太少了。

“那我就在这儿住下了。”他说着对推手推车的人喊道，“伙计，把我的箱子推到这儿来。我要在这儿歇一歇。”接着他又对我父亲说：“我不挑剔，只要有朗姆

酒、烤肉和蛋就行。什么？你问怎么称呼我？就管我叫船长吧。哦，我懂你的意思了——给你！”说着就把三四个金币扔在门槛上，“用完以后跟我说一声。”他说话时的目光严厉得像个司令官。

尽管他衣衫褴褛、言词粗痞，可他的神情却不同于普通水手，而像个大副或船长什么的，习惯于发号施令。推车来的那个人告诉我说，船长是头一天乘邮车到皇家乔治旅店的。他向人们打听沿海有些什么旅店。我估计他是听到人们常提起我们这家客栈，而又听说这里地处偏僻，因此选中这里的。这些就是我们对客人的全部了解。

一般情况下船长寡言少语。白天他带着一架铜制望远镜在海湾和海边的峭壁上到处转悠；晚上就坐在客厅里靠近火炉的某个角落，闷头喝朗姆酒和水。要是有人和他说话，他多半不搭理，偶尔抬头狠狠地盯上问话人一眼，鼻子一哼，响得像报降雾的号角。我们以及来酒店的人不久便习惯于随他去了。

每当他外出漫步回来，他总要问有没有看到什么海员路过。起先我们还以为他想找同伴，后来发现他是想躲着他们。店里时不时会有些走沿海公路去布里斯托尔的海员，这时，船长在走进客厅前总要从门帘后面将来人打量一番才走进去，而且安静得像只耗子。

对我来说,这种情形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在某种程度上,我已分担了他的这种警觉。因为有一天他把我拉到一边说,只要我时刻留心一个只有一条腿的水手,并且他一出现就立刻通报他,他就会在每个月的第一天给我一个4便士的银币作为报酬。等到一个月过去,我去向他要我那份酬劳时,他常常是瞪着眼睛看着我,鼻子一哼;可不出一个星期他就会回心转意,把银币给我,同时将他那道“留心独腿水手”的命令重复一遍。

至于我,为了这每个月的4便士如何被那“独腿水手”的种种幻象所折磨就别提了。每当雷雨交加的夜晚,狂风摇撼着小屋,海浪拍打着海岸峭壁,发出阵阵轰鸣,这时,“独腿水手”就会以千百种姿态、千百种凶神恶煞的面孔出现在我的梦中:梦里的他一会儿腿是齐膝盖砍断的,一会儿又是齐大腿断的;一会儿他又变成只有一条腿的庞然怪物,而且腿是长在腰上的。最骇人的是他在我的梦里蹦着跳着,在丛林、沟壑间追赶着我。总之,我为此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尽管我极度惧怕“独腿水手”的幻影,但对船长本人倒不像有些认识他的人那么惧怕。有时候他喝酒会喝过头,那时他就会旁若无人地唱起那支难听的、老掉牙的水手歌曲;有时他会让大伙儿干杯,而且强令这些被他吓得嗦嗦发抖的伙伴们听他讲故事,或者和他唱

的调子。我常常听到大伙儿齐唱“哟嚯嚯，一瓶朗姆酒！”，唱得小屋都震动起来。为了不挨船长斥责，他们拼命唱，一个比一个声音大，因为在这种时候，船长会成为最蛮不讲理的人：他会一巴掌拍到桌上要大伙儿安静；会为别人问的某个问题大发雷霆；有时又说别人不提问是没有认真听他讲故事。总之在他喝得醉醺醺地爬上床睡觉前，他是不让任何人离开小店的。

最使人毛骨悚然的还是他讲的那些故事：什么绞刑呀、过独木桥呀、海上风暴呀、干脱土加群岛以及南美洲那些野蛮之地的野蛮行径等等。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和上帝制造出来放在海上的最邪恶的人过了一辈子。他讲那些故事所用的语言和他描述的种种罪恶一样震惊了我们这些朴实的乡下人。我父亲老是唠叨说我们的小店非毁在船长手里不可，因为谁也不会愿意到这儿来任人呵斥、晚上被吓得抖抖嗦嗦地上床，不久他们就不会再来了。可我私下里却认为船长住在这儿对我们有好处，因为虽然人们开始挺害怕，但这对宁静的乡村生活不能不说是种刺激，回想起来倒会让他们喜欢。甚至有一帮年轻人还装作很钦佩地称他为一个“货真价实的老船长”、“真正的老水手”等，还说正是他这种男人气概才使英国得以称雄于海上。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的确很可能让我们破产，因

为他住了一周又一周，然后一个月一个月地住下去，而他给我们的那点钱早就花光了。父亲总没有勇气坚持向他要，因为只要我父亲提起付费的事，船长就鼻子里一“哼”，说那是吼也不过分，然后瞪着眼睛看着我可怜的父亲，直到他退出房间。我看到过父亲被断然拒绝后绞着双手的难过样子，这种愤懑和恐惧无疑大大加速了他在盛年不愉快地暴卒。

船长住在我们这里那些日子，除了从一个小贩那里买过一些袜子外，衣着没有任何变化。帽子的一个角耷拉下来了，刮风的时候飘来荡去挺烦人，可他任它吊着不管。我还记得他那件外套的样子，上面补丁擦补丁，都是他在楼上房间里自己缝补的。他从来不写信，也没收到过信，除了在喝多了时和邻居们说说话，平时不和任何人交往。至于那口海员用的大箱子，我们谁也没见他打开过。

只有一次他碰了钉子，那是他死前不久。当时我父亲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利维西医生在傍晚时来看他的病人。他吃了一点我母亲准备的晚餐后走进客厅，一边抽烟一边等他的马从村里过来，因为“斑豹队长”当时没马厩。我跟着医生进了客厅，他头上扑着雪白的粉，一双明亮的黑眼睛生气勃勃，他那整洁、令人十分愉快的神态和那些土里土气的乡下人，尤其是和我

们那位面容猥琐、衣衫褴褛、双眼被朗姆酒灌得迷迷糊糊的海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双手放在桌上的船长突然唱起了他那永恒的调子：

十五个家伙爬上了死人的胸口，

哟嗬哟，一瓶朗姆酒！

喝吧，魔鬼已经去休息了，

哟嗬哟，一瓶朗姆酒！

最开始我以为“死人的胸口”是他放在楼上的那口大箱子的谐音，这种想法在我的噩梦里和那个一条腿的水手搅在一起。到那晚，我们谁也不注意这歌子了，只有利维西医生是头一次听到，而且我觉察到医生讨厌这调子，因为他恼怒地抬眼看了一下，随后才继续和老特勒，那个花匠谈一种治疗风湿病的新方法。与此同时，船长被自己的调子振作起来，最后在桌上狠狠地拍了一巴掌。我们都明白那意思是——安静。所有的声音立刻停止了，只有利维西医生还像刚才一样继续说着，声音清晰，语调和蔼可亲，时不时还吧哒一下烟斗。

船长盯住医生看了一会儿，又在桌上拍了一巴掌，用更加凶狠的目光怒视医生，最后终于忍不住从牙缝

里挤出一句令人讨厌的低沉的咒骂：“住嘴，你们这些家伙！”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先生？”医生问。那恶棍骂骂咧咧地说是这么回事。“那我只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先生，”医生回复说，“你要是再这么喝下去，世界上很快就会少一个流氓！”

那老家伙气疯了。他一下从座位上弹了起来，抽出一把水手用的跳刀，刀刃朝外地放在手掌心上，威胁说要把医生钉到墙上去。

医生动都懒得动，还是用刚才那种平静而强硬的口气，转过头对船长说：“假如你不马上把那刀收进口袋，我以名誉担保，下次巡回审判就送你上绞架。”说这番话时他提高了一点声调，以便满屋的人都能听见。

接下来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对视战，互相瞪着对方。但不久船长就败下阵来。他收起了武器，像条挨了打的狗那样在喉咙里咕噜着。

医生接着说：“先生，既然现在我知道在我的辖区内有这么个家伙，相信我会时刻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因为我不单是医生，还是地方行政官。只要我听到有人投诉你，哪怕只是像今晚这类蛮不讲理的事情，我也一定会采取有效措施将你逮住、驱逐出境。这就够了。”

不久，利维西医生就骑马走了。那个晚上和以后

许多个晚上，船长都十分安静。

第二节 黑狗的出现和消失

此后不久发生了第一件神秘的事，使我们终于摆脱了船长，但这并不是说关于他的事就此完结了。

那是个极冷的冬天，严霜狂风不断。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我可怜的父亲很难熬到开春。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我和母亲承担了店里所有的活计，忙得够呛，所以也没工夫注意那位令人不快的住客。

一月的一个早晨，时间还很早。太阳刚刚爬到小山丘顶上，阳光撒在远方的海面上；整个海湾披着一层厚厚的霜衣，灰蒙蒙的；海浪轻轻拍打着岸边的礁石。船长比平时起得早，正朝海滩走去。他的帽子扣在后脑勺上，肋下夹着一架黄铜望远镜，那把水手用的短剑在他那件蓝色旧外套宽大的衣襟下来回摆动。我还记得当他迈着大步走出去时，他呼出的气紧随着他，像烟一般凝在空中。他转过那块大礁石时发出的最后的声音是狠狠地喷着响鼻，似乎还在为与利维西医生的冲突生气。

母亲当时在楼上伺候父亲，我在客厅里摆早餐台，等船长回来时用。这时，客厅的门开了，一个我从没见过的陌生人走了进来。他面色苍白，左手断了两根指头，尽管他腰里别着一把水手用的短剑，可他那样子不像是个能打架的人。由于我一直警惕着一条腿的水手，所以这个人引起了我的疑心。虽说他不像个海员，可带着一股子水手味儿。

我问他需要什么，他说要朗姆酒。可当我要走出去拿酒时，他已经在一张桌子边坐下了，并叫我过去。我手里拿着围裙站在那儿没动。

“过来，孩子，”他说，“走近点儿。”

我朝他那个方向挪了一步。

“这桌子是为我朋友比尔准备的吧？”他用嘲讽的口气问。

我告诉他我不认识他朋友比尔。这桌子是为住在店里一位被称为船长的人准备的。

“是啊，”他说，“我朋友比尔很可能被人称为船长。他脸上有道疤，而且有股快活劲儿，特别是喝酒的时候。我敢打赌，你说的这位船长脸上就有一道疤，对吧？——我们可以打赌，如果你愿意的话，那疤在右脸上。啊，我说对了吧！那我朋友比尔这会儿在吗？”

我告诉他说船长出去散步了。

“朝哪个方向走的，孩子？哪条路？”

我指了指大礁石，告诉他船长很可能回来，大概什么时候等等，还回答了另外几个问题。“啊，”他说，“这对我朋友比尔就像酒一样好。”他说话时一点也没有高兴的样子。我完全有理由相信陌生人弄错了，甚至怀疑他说的话是不是那个意思。但我想这毕竟不关我的事，况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陌生人一直在店堂里转悠着，向拐角处不停地张望，就像一只猫在等着老鼠出现。有一次我走出店来到外面的路上，他立刻叫我回屋。就因为我怠慢了些，他那张苍白的脸一下子变得十分狰狞可怕。他用令我心惊肉跳的咒骂命令我回来，等我进了屋，则又恢复了原来的那副模样。他拍了拍我的肩，半讨好半嘲弄地说我是个好孩子，他一见到我就喜欢上我了等等。“我自己也有个儿子，”他说，“和你一模一样，他是我的骄傲。对男孩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规矩，孩子——规矩。假如你和比尔一起出过海，你就不会站在那里要我说第二遍了。那可不是比尔的做法，也不是和他一起出过海的人的做法。嗨，那准是我朋友比尔来了，胳膊窝里夹着望远镜。上帝保佑确实是他。过来，小子，到客厅的门背后去，给他个小小的惊喜。我说，上帝保佑确实是他。”

陌生人一边说一边将我拉进客厅，让我站到他身